

大陸淪陷前後

——客觀的悲情

(本文插圖刊第5頁)

● 牟宗三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痛責炎黃子孫不肖

我初到華西大學是住在宿舍的三層樓的一個小房間裡。這實不成爲一房間，面積只容一床一桌，順屋脊之坡度而釘了一個天花板，以我這身長不滿五尺的人，站起來還是頂著天花板。我藏在裡面，寫「認識心之批判」。文學院院長羅忠恕先生會到我那裡拜候，深致歉意。謂不久即可遷至樓下。見我書桌上有羅懷合著的「數學原理」，那樣的房間，有那樣的書籍，我覺得他似乎深有所感。我也是一個孤獨深藏的靈魂，對於周圍完全是陌生的，忽視的，忘掉我自己，也忘掉世人。萬人睚眦，萬人側目，亦有人覺着有趣，我全不知道。成都茶館多，酒館多，還有最足以引發人之幽思的，便是賈賸子之竹琴說書。我在撰述之暇，或是獨坐茶館，或是獨往聽書。而吃酒則大都是在晚上十一點以後。賈賸子之說書，聲音很低沉，開始有點乾澀，愈唱愈甜而潤，最富幽深沉鬱，低徊蒼涼，悠揚哀婉之情。其伯牙摔琴，李陵餞別，走馬薦諸葛等詞，最爲絕唱。比北方劉寶全之打鼓說書格調高得多。劉之說書

只是脆快，有時來一個嘎調，博得個本能反應的滿堂彩。這殊無醇郁之味。凡北平的玩藝大都類此。乾淨、俐落、漂亮，不免於滑調。淺夫莫之知也。只是旗人的習性，何嘗還是燕趙的慷慨悲歌？

我那時的道德感特別強，正氣特別高揚，純然是客觀的，不是個人的。意識完全注在家國天下，歷史文化上。那時抗戰將屆末期，英美正在苦鬥中。愈來愈艱難，亦愈近黎明，而共黨亦愈不成話。我衷心起反感。我以前的反共是反他們的思想與理論，因而亦只是思想的、理論的，我現在則是存在的、具體的。因而亦是悲情的、精神的。我目睹社會人心，青年的傾向，完全爲其所吸引，這完全是場散離離的時代精神。國民黨的政治愈來愈不成話，它完全收攝不住人心，吸引不住輿論。但人們不是左倒，就是右倒。我深惡痛絕共黨的無道與不義，但我亦無法替國民黨辯護。我在一股社會人心的左右顛倒場散中站住自己而明朗出來，是須要很大的苦鬥的。我的依據不是現實的任何一面，而是自己的國家，華族的文化生命。一切都有不是，而這個不能有不是

，一切都可放棄，反對，而這個不能放棄，反對，我能撥開一切現實的牽連而直頂著這個文化生命之大流。一切現實的污穢、忌肆、誣蔑、咒罵，都沾染不到我身上。我可以衝破共黨那一切威脅人的咒語。旁人說話皆有吞吐委曲，我可以理直氣壯地教訓他們、指摘他們。國家、華族生命、文化生命、夷夏、人禽、義利之辨，是我那時的宗教。我那時也確有宗教的熱誠。凡違反這些而歧出的，凡否定這些而乖離的，凡不能就此盡其責以建國以盡民族自己之性的，我必斷然予以反對。就是內學院的佛弟子爲護教而貶抑孔孟，咒罵宋明儒，我也不能原諒。青年人的衝動左傾，我只有悲痛。中年人、老年人的昏庸趨時，我只有痛恨。環視一世，無人爲華族作主。在抗戰中不能提鍊新生命以建國，只落得場散崩解而轉出共黨之魔道，此爲華族之大悲，人間之大憾。我不能不痛責此時代炎黃子孫之不肖與背叛。

我的議論漸漸震動了人的耳目，有一位左傾之士，秘詢某人說：「某某何以如此反共？想是他家裡吃了共黨的什麼虧。」某人如此告吾，吾即正言請他轉達：「吾反共，正因爲他那那眼着

天下人。我家裡沒有吃共黨什麼虧，我個人與共黨亦無恩怨。我反它，是因為它背叛了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吃了他的虧。這是不容原諒饒恕的，除非它自己振拔覺悟。他認為天下人都是經濟決定的，私利決定的，沒有客觀的真理，沒有獨立的靈魂。我就是反對他這邪眼邪論。我現在就給他作見證，有一個不是因吃共黨的虧而反共。」以後這位左傾之士頗受震動，要和我談。某次在茶館遇見了，頗顯忸怩說願要請教。我便從容懇切地與他談了些。我知道他並不能因此而轉向。因為他的氣象是膠着閉塞的，他的心靈也是在經濟決定的機括中的。這種人非等他自己在私利上吃了虧，他是很難轉向的。他們的「習氣障」與「觀念障」膠固得太深太死，是無法從理論上和他辯的。因此我常用棒喝，直下從生命上指點。他們若一時不安了，臉紅了，語塞了我就算種了善因。時代風氣如此披靡；言下覺悟，談何容易，即使從理論上把他們駁倒了，他們一看現實還是倒向那邊去。這個現實總是不行的，那個未實現的未來吸引著他們。中心無主的人，總是隨風倒；甲不行，就向著非甲，這塊地方不好，就望著另一塊地方。這樣一搖兩擺，就把民族生命斷送了。有誰能直立在華族的文化生命上替華族作主呢？這便是炎黃子孫之不肖。我能饒恕誰呢？

人心全都被魔住了

我的客觀悲情一直在昂揚著，我一方了解了耶穌，我一方以極大的忍耐接待青年與有性情有

心願而因種種緣與我有隔閡之志士。

我初完全不了解新舊約，亦與基督教根本隔閡。舊約是摩西、耶和華猶太民族的歷史，亦如中國的堯舜禹湯文武。新約是耶穌的言行，亦如孔子之出世。但耶穌創教成為基督教，完全轉為普世的，從猶太民族裡提了出來。雖然基督教以新舊約為聖經，教徒們一起讀，但猶太人究竟還是不信耶穌，而信猶太教，他們還是要粘合著他們的歷史，所以耶穌創教，雖以猶太史為背景，但其因經過與法利賽人的戰鬥，與猶太傳統掌教者的戰鬥，而顯出的精神與顏色，我們却可以獨立地看。他這一戰鬥，可以使他從猶太史的縛繫中凸出來，我們也可以丟掉其歷史而單看他的純精神之彰顯。我之相契耶穌之具體精神生活與智慧，進而了解父子靈三位一體之基督教的教義，我自己方面是宇宙悲感之顯露，文字媒介則是趙紫宸的「耶穌傳」，哲學方面則是黑格爾的解析。耶穌一方自稱為「人之子」，極度的謙卑，處於最低者，與罪人為伍，（招罪人），絕對的愛（愛敵人）；一方亦自認為「神之子」，極度的犧牲、忍受，直線向上超越，凡現實的、感覺的，皆剝落淨盡，最後上十字架，而同歸於精神之自己，證實上帝之為愛，之為純精神，證實父子靈三位一體之全幅具體而豐富的意義。前者是馬賽爾所稱為水平線的，盡量表現人之所需求於「道成人身」者，一般言之，道家所謂「和光同塵」，所謂「為其昭合，置其滑潛，以隸相尊」，佛家所謂「化身」，孔子所謂「與人為徒」，皆是同一意義之不同表現。凡聖者皆須有此精神

，此為內在的，同時亦非有超越一面的，這在耶穌便是自稱為「神之子」。馬賽爾說：化身的神秘在基督之「道成肉身」中是最具莊嚴性之真實的。在他之化身（道成肉身）中，人之二種偉大的靈感得到了實現，即對真實地人的東西與對神聖的東西之渴望，得到了充分的滿足。在他的人性中，基督是與人為徒的，並且這樣在水平面上，依據極大的人之尺度，滿足了所需要於「道成肉身」者。在他的神性中，基督要求我在一種超越性之運動中，即向著在垂直方向中一切人的靈感之實現或滿足的一種運動中，去超越一切純粹人的度向。當我們與我們之時間的，人的存在分開，我們就會被基督的道成肉身引向超時間的神性的存在。

耶穌的道成肉身而為「人之子」，實在只為消融於「神之子」而向超越方面直線而上升。他為「人之子」，並不能本超越以內在地肯定人，成就人，並不能把超越與內在打成一片，通於一而一起肯定之。此其所以不同於孔子處。這個不同，也可以說超過，也可以說不及。而如果孔子有超越的神性一面（亦實有之），則彼之一於「神之子」，便是不及。其不及意即不及孔子之圓融而成。但是耶穌的直線向上升，我從成都時起便一直能欣賞。當約翰在約旦河施洗時，人們就記起古人的預言：曠野之中有人聲，修直主之道，鋪平他的路。這「曠野之中有人聲」，是蒼茫中最莊嚴的一個靈感：人間有一個迫切的要求，要呼喚著一個偉大的精神之來臨。儀封人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夫將以夫子為木鐸」。這

都是蒼茫中最莊嚴的靈感；人間須要一個大靈魂來作主，來安慰。我一直認為「曠野之中有人聲」，「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是人間最莊嚴最美的大塊文章，最莊嚴最美的呼聲。在這莊嚴的「呼聲」中，耶穌來了。看哪！贖罪的羔羊。這雖是後人的追記，然却描述著一個溫柔、和順、慈愛、蒼茫、嚴肅，而又於無可奈何中，一直向著「超越的神聖」的純潔的生命。這純潔生命，經過約翰的施洗後，心靈全開，靈感全來，超曠、潔淨、上下與天地同流，天門開了，鴿子從天上飛下來。約翰說：我今以水施洗，那後來者將以火施洗。這象徵著要有一番熱烈的戰鬥，內心火燒的熱情，燒焦了那外在的僵化的現實，將全人間的罪惡擔負在自己身上；將有一番大騷動，大攪亂，讓人們不要停在那庸俗的習氣生活之安全中。「我不是來給大地以和平，而是給它以決鬥。在吾之家裡，三個人會對抗兩個人，兩個人會對抗三個人，我之到來，是在離間父母子女和婆媳。此後，一個人的仇敵就在他自己的家裡。」

「我是到大地上來放火的，如果它已經燃燒了，那就更好了。」

「誰來就我，而不恨惡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不恨惡自己的生命，便不能做我的弟子。」

「不肯著他的十字架的，便不能做我的弟子。」

「誰想做我的弟子，讓他否認了自己的弟子的；誰愛子女甚於愛我，是不配做我的弟子的。執著於生命便是自我之迷失；為着我，為著好消息，而犧牲生命，便是自救。一個人佔有了全世界，而却喪失了靈魂，那又有什麼用？」

「讓死者去埋葬死者罷。」

「手扶著犁而目向後望，是不配入上帝之國的。」

「勇往直前，義無反顧。脫落一切現實牽連，直線上升。直至上十字架為止。他內心溫柔謙卑，熱烈中有甘甜。他能安息人，溫暖人。他來不是召義人，乃是招罪人。他與娼妓稅吏為伍。」

「約翰不飲不食，你們說他是狂人。人之子來，也飲也食，你們說他是饕餮，是酒徒，是稅吏罪人之友，」

「這個時代是麻木無覺的。」

「我可用什麼來比這一代的人物呢？他們好像什麼呢？孩童們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喚說：我們向你們吹笛子，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啼哭。」

「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就說要下雨，果然下了雨。南風一起，你們說天氣要燥熱，果然就燥熱。你們知道分辨天氣的變化，為何看不出時代時勢的變化呢？你們又為何不自己審量什麼是合理的呢？」

他內心瑩徹，信念堅定。他勸人決定要重生。從昏沉中喚醒自己的靈魂，重新從聖靈生。這一切，我在當時極衷契，感覺的最真切。我眼看著時代要橫決，劫難要來臨，人心如痴如癡，全被魔住了，慌住了，被拖下去了。我一直被客觀的悲情所提著。一個人在直線上升。向上昂揚而下與魔鬥時，他是可以放棄一切，犧牲一切的。向上昂揚，必須內心瑩徹，於超越實體方面有所肯定。客觀的悲情不只是情，也是智，也是仁，也是勇。

生命之源價值之源

這是生命之源，價值之源的純精神王國，耶穌內心瑩徹，他所肯定的，是他的天父，而我所

肯定的，則是華族歷聖相承所表現的文化生命。不是文化的遺跡，是「滿腔子是惻隱之心，通體是德慧」的孔子所印證的既超越而又內在的生命之源，價值之源。我不能忍受那一定要物化生命的唯物論與唯物史觀，以及共黨的生心害政，那辭泯滅，窒息人間而為一物化機器的殘暴。我不是站在任何現實的集團，現實的利益上反對它，我是站在價值之源生命之源的純精神實體之肯定上反對它。這就是向上昂揚客觀悲情的超越根據。而當下與魔鬥時，便是所謂「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當「以身殉道」時，是應當放棄一切的，是應當無任何回顧的。「以身殉道」是否定一切，只肯定一個。但是還有「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在「以道殉身」時，由肯定一個而肯定一切，成就一切。耶穌的放棄一切，否定一切，只讓人即時跟著他，這一個表現型態，是在「以身殉道」這個直線上升的契機上完成的。這意思是說，把他的表現型態看成是一個契機，一個動相，不是道之全。這從經驗意義上說，是可以的。但是他的肯定，他的心願，不是普通為某一定方面而殉道，而是為那超越的純精神的天父，為成就永恆的宗教而殉道。從這一點看，從經驗意義上說，他的放棄一切，否定一切，只是殉道契機上的一時權法，不是原則上不能肯定的。此譬如在忠孝不能兩全時，捨忠全孝，或捨孝全忠。這是在某一定定面上殉道而有所捨，不是原則上不能肯定忠和孝。但是若從先天的超越意義上說，則他之放棄一切，否定一切，不是某一定定面上的殉道之權法，而是原則上本質上就不能肯定的。

因為他所成就的是價值的最高一層，不，不是套在層級中的最高一層，而是層級外而為價值之標準這個最高層，他所成就的是永恆的宗教，是一個普遍的肯定。他要顯示而印證這個普遍的肯定，他不得不來一個普遍的否定，這如要顯示幾何學中的方圓，必須遮撥一切感覺界的方圓，停滯於感覺界的方圓，不能見真方見真圓，感覺界的方圓都不算數。此之謂原則上本質上不能肯定。這就是耶穌自動地上十字架為贖罪而死的意義。

死以回歸於上帝之自己，印證上帝之為純愛、純精神，印證父子靈三位一體之豐富而具體的全幅意義。但是，我們還可進一步想。你之如此印證，不是在顯「價值之標準」嗎？顯價值之標準，為的成就價值。如是，還須回來肯定一切，成就一切。這就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如是就這來往之全講，你的如此印證還只是一個契機，一個動相。不過是一個最普遍的動相，而且是必須的一個動相而已。這個直線上升往而不返的動相，它本身必須含著一個「反回來」。它不能在原則上排斥這個反回來，否定這個反回來。其為「往而不反」的動相，也只是因「人身」不能作無窮盡的表現，故也只是一個特殊的形態，一個權法。上帝要顯此一相，也要顯「反回來」一相。這「反回來」一相就是孔子所表現的形態。這一來往是一個大骨幹。上帝還要顯無窮相。從根本處說，佛也是一相，道也是一相。次一級言，武訓也是一相。（惟有一點須注意，耶穌的形態必函著「反回來」，而佛則本質上不能函反回來。此其所以不能為骨幹，只能為旁枝。

又，孔子所表現的「反回來」，不只是一相，而且是一綜和的相，圓成的相，通著往而貫著來，故顯圓成，不顯破裂。而耶穌則是破裂。若只破裂而不圓，則破裂之精采亦枯萎。此孔子之所以為大而寬平也。）

迷失在長期黑暗裡

法人雷南 (Ernest Renan) 著耶穌傳，其第十九章論「耶穌熱情的激烈化」，即就放棄一切，只讓人跟著他，而說。甚精采。但於經驗意義，超越意義，以及往來諸義，未能精透。引之如下，以證吾所說：

「在這些過度的嚴肅裡，他甚至消滅了肉體的存在。他的苛求已成爲無限制的。他忽視了人性之健全的界限，他要別人純粹爲他而生活，他要別人除愛他以外，不得愛第二人。……這時，他的說教包含著一種超人性的奇特的成分。這好像是一陣在根上焚燒的生命之火，它使一切成爲可怕的荒野。創始那種激烈的悲哀的厭世情感的，創始那種過度的自克的（這是基督教的完全人格的特點），不是初期的那輕快和悅的倫理學家，而是這憂鬱的巨人——一種偉大的預感漸漸地把他拋出人類之外。我們可以說：當他與內心之合法的要求作戰時，他完全忘却了生活、熱愛、觀賞和感覺，這些快樂。……

「這狂熱的道德體系既然用一種言過其實而強烈可怕的語句表達著自己，它會產生一種威脅未來的大危險。它太使人脫離大地，更擊碎了生活。（案：一個直線上升的昂揚是耗費生命的過

程，不是生活。）如果基督教徒爲著基督而反抗父親，而出賣祖國，他這劣子叛賊，仍會受到贊頌。這樣，古代的城市（一切之母的共和國）和國家，或是一切之通法，都被放在上帝之國的敵方裡。一個神權政治之不祥的種子被引入了世界。（案：此義是偶然的，不是耶穌的本質。）

「我們很快地想像得到：在耶穌一生中這段時期裡，不屬於上帝之國的一切都已從他的目光裡消失。我們可以如是說：他簡直整個地生活在大自然之外。家庭、友誼和祖國，對於他，都不再有任何意義。無疑地，從這時候起，他已經就犧牲了他的生命。有時候，我們幾乎相信：他認爲他自己的死是建設天國之一種方法，而他故意地設計着使人殺他。有時候（雖然這種思想到以後才被立爲教義），他覺得以身殉道是一種祭禮，可以平息他的天父之怒而拯救人類。一種奇特的追求虐待與苦刑的興趣深浸着他。（案：此即「自我毀滅之崇拜」之英雄的悲劇之情。）覺得他的血好像是他應當用以自浴的第二洗禮的水。一種奇特的焦急似乎佔有着他，使他匆遽地向前迎接這解渴的洗禮。……

「耶穌爲這種可怕的狂熱之大潮所衝捲，爲日益狂熱的說教之要求所指揮，他不能再自主其自己，他已經隸屬於他的使命，在某種意義上說，隸屬於人類。有時候，我們幾乎可以說：他的理智已經迷亂起來。（案：不可如此說），他好像忍受着內在的焦急與悸動。上帝之國的大幻象不斷地在他眼前燃燒着，使他昏眩。我們還須記

得：親近他的人都常常相信他已發狂，而他的仇敵認爲他被魔祟。他的過於熱情的氣質，使他無時無刻不跌出人性之外。（案：此即他的直線上升的神性一面）。他的工作既然不是理智之工作，而兇戲着一切人性之法則，他所最迫切地苛求着的，便是信心。……急迫的傲岸的耶穌，不能忍受任何對抗：你們必得皈依——他就只等候着這個。他的本質上的溫柔似乎已經離棄了也。（案：並未離棄。因爲他的溫柔不是普通的溫柔。）有時候，他是很粗魯而逞性的。（案：不可如此說）。弟子們不能再了解他，而在他面前感覺到畏懼。（案：此所以令人傷心而無可如何者：孤獨寂寞。）他對於任何最小反抗之不能忍受，使他做出一些不可解釋的表面上荒謬的行爲。

「這不是他的德行之低落，而是他的爲着理想反抗現實之戰鬥，已成爲不可支持的，他因與大地之接觸而受傷，而生出強烈的反感。（案：從經驗意義上說允許。）阻碍使他惱怒。他對於上帝之子的觀念混亂起來，誇誕起來。（案：在直線上升上爲上帝之子，固如此，不可說混亂，說誇誕。）神性之意識也是間歇的。誰也不能終身地繼續地是上帝之子。（案：此即他的直線上升很快地結束而完成其只爲「動相」之經驗的意義。）他可以在某幾個時候，以突然的光明而成爲上帝之子，接着便迷失在長期的黑暗裡。（案：此非是。爲上帝之子，不是突然的光明。若只是突然的光明，便只是激情，一時的靈感。爲上帝之子是內心瑩徹。從經驗意義說，便是直線上升很快地自然結束，以完成其爲一動相之使命

。從超越意義說，便是直線上升自覺地自我毀滅以完成其爲一動相之使命。若直線上升而未自然地結束，亦不自覺地自我毀滅，則峯迴路轉，以表現另一形態，此仍是內心瑩徹，此爲「以道殉身」，還是上帝之子。）這命定的法則，（它判定當一個觀念設法去收服信徒的時候，這觀念的力量必會減低），可以適用於耶穌。（案：雷南所了解的只是經驗意義的，而且是激情的。）他與人們接觸把他低壓到人們的水平線上。他所採用的語氣不能再支持幾個月之久。這正是死神來得其時的時候：它來結束一個過度緊張的狀態，從不可能的絕路裡拯救他，免除他一個太曠日持久的試驗，而從此把他無懈可擊地引進天上的寧靜裡。（案：此是從經驗意義上激情上說的最佳的了解。惟只是經驗意義與激情恐不能盡耶穌之實。蓋若此，其無懈可擊亦只是偶然的幸運。）

陷於無限的障隔中

我以客觀的悲情契悟了耶穌，同時即以悲情動心忍性，以極大的耐力與忍受接待青年。我一見他們的唯物論的思想，迷迷糊糊地傾向於共產黨，我就難過、起反感。我和他們辯，我忍受他們的諷刺與詬誶。我反而以忍受痛苦，以忍辱波羅密，來契悟他們，以「立住自己」來勸他們，以立生命之根於文化生命，於超越理想，不要植根於任何現實集團上以縛住自己，陷溺自己，來鼓舞他們。然而他們是茫然無覺的。稍有微動者亦不能立地起信。他們只看着這一個現實不好，就嚮往那一個現實。結果仍是落下來，陷於無限

的障隔中。我這裡真實感覺到於物質習氣的糾結中開發「靈明」之難。我自覺地抑下自己打下自己來打通這障隔。抗戰勝利，我由成都轉至重慶中央大學，人心更披靡，全不見有任何凝聚與開朗之象。一時的歡喜，轉眼即轉而爲渙散，放肆與墮落。人的目光不看外了，轉而看內，——自己的現實政局。共黨拼命地不顧一切地要搶奪，其他集團則結而爲民主同盟，向國民黨要民主。國民黨不能正視民主政體建國意義與莊嚴使命，是一大癥結。逼使非共的人士或集團向共黨靠攏以自重。講民主是很對的。但當時的民主同盟全沒有綜和的超越的自意識，只落於現實上爭奪秋色。因此看不清自己，（只有現實的私利），也看不清共黨，（只認爲它是一個現實的有力集團），更看不清華族的道路。紛紛攘攘，鬧的一塌糊塗。此誠如莊子所說：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全落於現實的機括中，而不能自拔。好像命定要在機括中促成共黨的來臨。這個歷史的悲劇，好像任何人不能挽。我當時曾以長函勸告梁漱溟與張東蓀兩先生，主要的意思只在說明兩點：一、一個有思想有責任感的思想家與政治家不可落於「激情的反動」，（因爲他們兩人都對於國民黨某幾人衷心無好感的），二、要爲青年人作眼目，爲華族作主人，心思不可全落於現實。否則雖爭民主，而結果是罪人，民主亦不可得。然而他們全不考慮這些，只在現實上團團轉，轉到這一面，有一套系列串中的是非，轉到那一面，有一套系列串中的是非。他們好像只在這系列串中討興趣，要精神。我悲憤極了。茫茫

大地，直無可與語。

那時我的氣太盛，任何人我都不讓：中年人老年人的昏庸無聊，我尤其憎惡。我毫不顧惜地和他們決裂。此時，蘇俄侵佔東北，遲不撤兵，阻碍接收、殘殺張華夫，惹起青年的憤怒，全國學生大遊行，於焉爆發。我亦參與其中。共黨銷聲匿迹，民盟無動於衷。可見青年人是具有良知的。然而無人為之作主，不能就此提點義理，立定自己，則一現之後，復歸於昏迷。又為共黨所拖引。從此以後，江河日下，局勢日非。

中大遷南京，吾與友朋數人，出版「歷史與文化」月刊，從頭疏解華族之文化生命、學術命脈，如何發展而有今日，民族生命之途徑何在；凡此種種，期有以徹底反省。然而經費無着，出四期而止。不二年而南京垮，共黨渡江。吾由杭州浙大赴廣州。友人黃良庸先生問將何往？曰：去臺灣。曰：去則不得復返矣。曰：未必然，且得返不得返，亦非吾所注意。從此以後，浪迹天涯，皆無不可。反正地球是圓的，只有前進，決無後退之理。只要有自由生存空間，吾即有立足地。吾之生命依據不在現實。現實一無所有矣。試看國在那裡，家在那裡？吾所依據者華族之文化生命，孔孟之文化理想耳。幸而尚有臺灣一生存空間。

來臺後，友人徐復觀先生倡辦「民主評論」。吾仍本吾辦「歷史與文化」之精神，多有撰述。此已屆徹底反省之時。其結果為「歷史哲學」之寫成。同時唐君毅先生徐復觀先生皆有空前之闡發。就吾個人言，從成都到共黨渡江，這五六

年間，是我的「情感」（客觀的悲情）時期。（純哲學思辨則是「認識心之批判」之寫成）。來臺後，則根據客觀悲情之所感而轉為「具體的解悟」，疏導華族文化生命之本性，發展，缺點，以及今日「所當是」之形態，以決定民族生命之途徑，簡言之，由情感轉而為理解。這邪惡的時代，實須要有「大的情感」與「大的理解」。「大的情感」恢弘開拓吾人之生命，展露價值之源與生命之源。「大的理解」則疏導問題之何所是與其解答之道路。由此而來者，則將為「大的行動」。然而「歷史哲學」寫成之時，吾已倦矣。純理智思辨之「認識心之批判」是客觀的，非存在的；「歷史哲學」雖為「具體的解悟」，然亦是就歷史文化而為言，亦是客觀的。此兩部工作，就吾個人言，皆是發揚的，生命之耗散太甚。吾實感於疲憊。子貢曰：「賜倦於學矣」。吾實倦矣。倦而反照自己，無名的荒涼空虛之感突然

來襲。由客觀的轉而為「主觀的」，由「非存在的」轉而為「存在的」，由客觀地存在的（「具體解悟」之用於歷史文化）轉而為主觀地，個人地存在的。這方面出了問題，吾實難以為情，吾實無以自遣。這裡不是任何發揚（思辨的或情感的）、理解（抽象的或具體的）所能解答，所能安服。吾重起大悲，個人的自悲，由客觀的悲情轉而為「主觀的悲情」。客觀的悲情是悲天憫人，是智、仁、勇之外用。主觀的悲情是自己痛苦之感受。智仁勇是否能收回來安服我自己以解除這痛苦呢？吾實在掙扎中。在此痛苦中，吾病矣。當子貢說：「賜倦於學矣」，願意這，願意那，而孔子告以皆不可息。子貢言下解悟，吾無子貢之根器。吾將如何再主觀地恢復此「不息」以和悅調伏我自己，真正地作到進德修業？這將是「大的行動」能否來臨之生死關頭。吾為此而病。這是我現階段的心境。（摘自鵝湖學誌）

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180元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評述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